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一

宋 滕珙 撰

財賦類

乞蠲減稅錢增起之類

淳熙戊戌秋八月差先生知南康軍次年己亥三月到任六月劄子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事下戶部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故有是奏

此篇專以前日兵亂民方復業官吏節次增起稅額
及和買折帛致民戶流亡乞行優恤

臣誤蒙聖恩竢罪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
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
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蓁蕪人烟稀少
而星子一縣爲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
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
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

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蒂愁歎無聊深可憐憫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開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饑渴而戶部乃以去歲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爲計然竊伏惟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續集
卷十一

念陛下寬仁勤儉恭已愛民四方遠近凡以病告無不惻然興念即賜復除臣不敢廣引前事且如近者汀州所貢白金數千兩一旦沛然出令舉以丐之了無難色此豈復責其有所取償而後予之哉慘怛之愛發於誠心而不可已也而往者議臣不足以窺測天地含容施生之大德輒爲對補之說以逆沮遠近祈恩望幸之心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陛下之本心也一旦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充那以紓民力豈復敢以此等瑣末

上勞天聽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
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不附其說則遠縣窮民永無蘇
息之期必從其說則勢無從出不過剗肉補瘡以欺天
罔人不惟無益而或反以爲害不惟仰失陛下愛民之
本心而臣之愚亦有所不忍爲也是以敢冒萬死復以
奏聞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依汀州例直賜蠲
放施行計其所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納絹一千五
十餘疋錢三千九百餘貫比之汀州之數未爲甚費而

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懇皇恐
俟命之至

再乞蠲減南康星子縣稅

是年七月以修舉荒政除先生直秘閣八月改除浙
東提舉時方薦饑上軫宸慮遂不辭而拜十一月奏
事延和殿凡七事此居其六

此篇專乞蠲除虛額以寬民力

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壘自惟短拙無以補報萬分

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錢偏重民不聊生條具
奏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一千五十餘疋錢二千
九百餘貫伏蒙聖慈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
輒引議臣對補開納之說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
前又嘗具奏冀卒蒙恩而逮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
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亦有不能自己者謹以前奏之
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爲陛下陳之按本縣所管廬山一
帶多是高岩峭壁穹石茂林其間雖有些小田段類皆

曉瘠寒冷所入不多而經界官吏起紐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輒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經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升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履畝而橫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陰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戶陳訴漕司爲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

復奉行其後又有人戶曾經戶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
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毫不忍
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
貫之稅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餘之於山粗若得宜而
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將端輔所減山
稅明降指揮行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稅却與改正依舊
等色均稅其爲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
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

說則是使臣又爲端輔之所爲而後已爾未興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爲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慈矜憫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其餘項目臣亦未敢便乞施行悉祈蠲免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度俟其奉報別賜指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議臣對補之說其言吝細鄙狹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己愛民聽言革弊之美意

而程奏顯言頒布海內非所以宣德意而廣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明并賜追寢自今以來四方內外或有以蠲除爲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彼固不得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逆爲之限以傷遠近祈恩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深留聖意則彼妄庸淺俗之言自將深藏遠屏不敢以陳於陛下之前矣

辛丑延和
奏劄六

乞從民便送納錢絹

先生守南康一意爲民凡有陳請上亦嘉納時本軍納價頗低下戶納錢過重因申省乞爲敷奏

此篇乞許聽從民間送納錢絹各隨其便

某近因奉行近降指揮令上三等戶稅絹畸零丈尺湊鈔送納本色外下戶不成端足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折價從便獨鈔送納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湊納本色某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

爲優恤下戶但行喻遣催促送納自後點檢得見納到
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乃知本軍絹價每疋不過三
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而下戶却令一尺折
錢一百文足即納一疋計成四貫文足委是折錢太多
所輸反重於上戶所以下戶不願折納而某昏愚不能
加意詢訪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軍具狀申尚書
省欲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敢乞鈞慈早賜敷奏行下
以憑遵守催督免致拖欠爲公私久遠之害

南康申省
劄子孝宗

朝

再乞聽絹貴處納錢賤處納絹

某又竊詳今者所降指揮他州未聞有以爲病而申陳者或是本處絹價高貴今得例從低估民間實以爲便故某所申亦不敢乞減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納錢價賤處人自納絹兩不相妨各得其便

小貼
子

乞免台州丁絹

先生既改除浙東提舉是年壬寅到司講求荒政外
又念乞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因上疏乞與
蠲免

此篇乞依建炎指揮每丁納半錢半絹

臣巡歷至台州據屬縣人戶陳狀稱逐年身丁每丁合
納本色絹三尺五寸并錢七十一文被州縣登承抑納
絹七尺其實本州每丁只發納上供三尺五寸却將錢
七十一文令人戶倍輸折納本色竊念本州縣人戶連

遭荒旱細民艱食見蒙催追緊急無所從出乞將通年多納理作今年合納其今年倍納在官乞理爲來年合納之數臣喚到台州典級楊松年陸迅等供拖照案例臨海五縣人戶合納丁絹除第一等止第四等係將丁產稅錢併紐科納絹帛外所有第五等丁絹檢準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節丈兩浙人戶歲出丁鹽錢每丁納錢二百二十七文並令納絹一丈綿一兩已是太重自今第五等以下人戶一半依舊折納外餘一半折

納見錢台州人戶身丁每丁收鹽稅錢一百四十一文
足折納絹七尺自紹興三年首正將第五等人戶丁鹽
錢除一半折納絹三尺五寸外有一半折納見錢七十
文足五分計減退本色絹數是致闕少絹帛支遣本州
於紹興四年相度貼支官錢湊納具申朝廷復奉聖旨
令台州椿管見錢與人戶納到數目依市價買發不得
科敷搔擾本州自紹興四年以後却將第五等人戶合
納一半丁錢七十文五分足紐納絹三尺五寸照得第

五等人戶計一十九萬九千八十四丁合納丁鹽錢二萬八千七十貫八百四十四文除一半納本色外有一半止合納丁錢一萬四千三十五貫四百二十二文足本州却將上件丁錢紐作本色絹三尺五寸催納計絹一萬六千五百九十疋一丈二尺以致人戶陳理今來若放免一半丁絹却合催納一半丁錢一萬四千三十五貫四百二十二文足其所免上件丁絹本州逐年自有支用趙剩紬絹一萬六千二百餘疋可以通那充官

兵等支遣不礙起發上供綱運之數臣照得台州諸縣連年災傷細民重困若不優加存恤必見流移其第五等人戶所納丁稅既有元降建炎三年指揮許納一半見錢自不應並納本色今來台州若免納一半丁絹本州自有趙剩納絹可以通那支遣不礙起發上供之數委無相妨臣已行下台州及臨海等縣遵照建炎三年獲降指揮令人戶逐年每丁送納絹三尺五寸并一半見錢七十文五分足免致重困貧民下戶不得仍前違

庚科抑外須奏聞者

浙東奏狀
孝宗朝

乞除州縣經總制錢

事目詳見時政類第一

段時除江
西提刑

此段專論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用兵權
宜措畫今宜豁除以惠天下

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
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
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功而其兄聞

之乃爲哭於先廟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
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
乃爲大農之經賦有司不敢復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
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
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
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
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憊佞培克之
人輒爲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

經界之年爲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起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執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爲名目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訶問顧猶不足以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爲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

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
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
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
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疴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
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
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
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

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戊申延和

奏劄三

孝宗朝

乞禁州縣科罰之弊

事目同上

此段專論貪虐之吏大爲民害乞令本路帥臣諸司
博訪事宜共行措畫逐一條奏

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
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

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
言爲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絕之以法則財計頓闕州縣不
可復爲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
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爲害
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闕而
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
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
司博訪事宜共行措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

不乏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災沴之氣一路幸

甚

同上奏劄
四孝宗朝

乞蠲減上供錢額

光宗即位先生改差漳州庚戌四月到任奏除屬邑

上供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

此篇專乞將諸縣所敷特賜除罷

臣契勘本州上供錢物一歲之數通及四萬餘貫除一
萬七千餘貫買銀五千兩解發又有大禮年分銀一千

兩該錢三千五百餘貫不在常年解發數內外一項折
茶錢七千貫一項罷科龍眼荔枝乾錢四千貫係逐年
尚書戶部准崇寧大觀上供錢物格符下椿辦又一項
名爲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其數亦一萬
六千貫雖無省符行下然逐年登帶省司帳狀不可分
文違欠三色總計二萬三千餘貫是皆無復根原來歷
之可考亦無戶眼窠名之可催從前只是本州多方那
究一歲僅能趲得一萬二千貫錢起發而其餘一萬一

千四十貫則以數下諸縣措置解補向來州郡費出有
經縣道亦有寬餘可以椿辦以故移東補西未覺敗闕
近年以來州郡增添寄居待闕宗子孤遺養老歸正等
官歲所支錢比之往時日有增廣以此州郡窘匱而縣
道急迫日以益甚無復贏餘可以補赴雖於紹興乾道
年中兩次蒙朝廷將上件三色上供錢盡數撥下本州
應副左翼軍口食馬料及忠順官驛料支遣其錢雖不
起發然皆是逐月指定之數期限促迫尤不可緩而縣

道所解往往愆期至乾道五年漳浦一縣趨辦不行州郡不免將其所認錢數減下三千九百七十六貫州郡自行抱認於是本州椿辦之數遂成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而諸縣所敷猶不減二千餘貫合三縣共爲七千六十四貫縣道既無贏餘可積又無科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脇取之州郡聞知稍行禁約則諸縣便以藉口不肯畱心趨辦州郡不免又將別色官

錢那允充足爲州郡者憚其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爲不復訶問不惟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冤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平矣前後守臣不知其幾目擊此弊能不動心顧以數目浩大別無計策可以幹旋朝廷又無蠲減之意是以不敢遽然有請今幸議臣建白聖明開納許爲蠲減而臣獨幸得遭此時其敢不以寔聞而力請之乎然上供錢內所有二萬餘貫買銀之數臣固不敢輕議其三色錢內本州椿辦一

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之數臣亦未敢有請故前所奏
只乞聖慈明詔有司且將諸縣所數七千六十四貫特
賜除罷却於本州合發別項朝廷錢內照數截撥添湊
應副前項左翼軍忠順官等支遣則庶幾州粗有以恤
縣縣粗有以恤民而海隅蒼生惇獨鰥寡亦可以少被
聖主發政施仁之澤矣

漳州奏狀
光宗初政

乞減經總制錢額

事目同上

此篇專乞將近年增額特賜蠲減

臣契勘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準者又况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窠名可以椿辦其多少不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也雖至愚亦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興十九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

有白契不堪照用爭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
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之計一時朝廷既爲所
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此本州經制之額所以至於二
萬四千六百五十一貫者蓋以紹興二十三年之數爲
準也總制之額所以至於五萬五千六百七貫者蓋以
紹興二十八年之數爲準也然此其所以爲準者又非
當年自然收到之實數皆是後來督責追捕之虛額而
一時朝廷決意施行官吏不敢爭執遂以至今逐年收

赴不上常虧一二萬貫至於無額之額則立法以來只以通年爲額爲錢不過五千三百一十二貫而已隆興二年通判趙不敵者妄意希賞創立北溪稅場於數十里外遠收竹木之稅又於買納上供銀實收回出剩價錢多方督迫釐得四千七百五十四貫以充其數於是無額之額遂增至一萬六十六貫通年收赴不上所虧亦不下六七千貫州縣無計可爲則亦充那科罰如前項所以赴辦上供之術而已而又重以守倅皆有磨勘

之賞下吏相與希意迎合故其督責無藝冒昧不顧又非別色官錢之比使仁人君子坐視民之狼狽而不知所以爲策亦有年矣今幸外廷之議偶及於此得與諸州例蒙蠲減而本州不幸獨以遞年發足之數所減不及百分之一此蓋任事者未知遞年所以不曾拖欠正以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厚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盈虛民情之苦樂既已增立虛額於前而又強爲登足於後也且其所取之數若彼其多所減

之數如此其少分之諸縣至有僅得五十千者是曾不足
以當其平日所罰中人一家之數而論者遽欲責其
盡除目前科罰之弊又望其便見蠲減名色若干之實
其亦難矣故臣前所奏欲乞聖慈且將近年通判趙不
敵所增四千七百五十四貫者特賜蠲減庶幾州縣稍
稍有以相恤百姓不至大段受害至於此錢不當立額
之本末則臣昨因賜對嘗獲面陳伏蒙至尊壽皇聖帝
深加獎納然臣於是時尋即去國以故不聞有所施行

今亦未敢出位犯分輒有所陳但望聖慈博採羣議更加詳酌拔本塞原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漳州奏狀
光宗初政

乞減添差員數之弊

是年八月己未除先生煥章閣待制侍講冬十月奏事行宮便殿共五事此居其二

此段專論荆南歲計入少出多乞減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以寬民力

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荆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上

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略無所損沿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爲計臣近者嘗與漕臣何異構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

端至於其他州縣大略往往類此不唯官吏苟且目前
多方趣辦不暇爲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
得已以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
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重湖南撫諸峒
形勢所關亦非他道之比萬一民貧不堪誅剝一旦屯
結自爲擾亂而盜賊蠻獠相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
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
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

爲憂欲爲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奏聞今者既蒙賜對又不敢不爲陛下一言欲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闕乏去處特與痛加裁減指定奏聞取旨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民力而其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遠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爲掛牆壁之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餘罪伏惟

矜赦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

甲寅行宮便殿奏
劄三寧宗初政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_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履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雷純

謄錄監生_臣陳山琨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二

荒政類上

南康賑濟

推廣御筆減稅決獄二事

是年庚子先生知南康軍會詔帥守恤民隱決滯獄
以銷旱災先生因即三事申奏

此章專論勤恤民隱當以寬稅賦為先決遣滯囚當

宋 滕珙 撰

以閱實輕重早賜斷遣為急

伏覩奉路安撫使司牒備奉御筆指揮頗聞雨澤愆期
有妨農務仰奉路帥守勤恤民隱決遣滯獄嚴禁屠宰
精加祈禳若未感格即具奏聞當議降香前來期於必
應俾雨澤霑足寬朕憂軫卿等各勉旃毋怠臣伏讀聖
訓有以仰見陛下畏天之誠愛民之切雖成湯桑林之
禱宣王雲漢之章無以過此甚盛德也臣幸以愚賤獲
奉詔旨謹以謄寫播告質之幽明仰憑威靈屢獲感應

但其雨澤不至浹洽均勻目今正是早禾吐穗結實之時尚多闕水去處又聞湖南湖北淮西等路例皆枯旱將來不幸或至荒歉即雖移民移粟之小惠亦無所施臣是以夙夜憂傷不遑啟居竊以愚見推廣聖訓畫為二策具以奏聞如有可採乞賜施行庶幾有以導迎和氣銷去旱災仰寬陛下宵旰之憂惟是不量卑鄙屢犯天威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臣之所陳謹具如后

臣伏讀聖詔有曰勤恤民隱臣謹以遵稟施行訖然臣

竊聞陸贄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蹶拔矣推此言之則今日所以勤恤民隱莫若寬其稅賦弛其逋負然後可以慰悅其心而感召和氣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賦偏重嘗具奏聞乞賜蠲減及續體訪到三縣夏料木炭錢科紐太重亦嘗具申省部及提點司其木炭錢近得提點司保明條奏已蒙聖恩蠲減二千貫訖獨星子減稅一事雖蒙聖恩施行而戶部行下

漕司漕司委官覈實近日方得回申戶部此事若格以
有司之法必是多方沮難未容便得蠲減所願聖慈深
賜矜憐直降睿旨特依所乞則此縣之民庶幾復得樂
生安土永為王民不勝幸甚臣又竊見州縣積欠官物
已準去年明堂赦書自淳熙三年以前並行除放而近
者上司行下依舊催督至如本軍雖小而所催除虛額
逃閣外凡一十三項計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貫石匹
兩其他大郡抑又可知其間所欠雖復名色多端然而

皆是赦恩已放之物今次再行催理不唯仰虧帝王大信而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蓋若勒令州縣填補則州縣無所從出必至額外巧作名色取之於民若但責之欠人則其間多已貧乏狼狽雖使賣妻鬻子不足填納而監繫在官無復解脫之期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豐財而足以傷和致沴為害不輕臣愚欲望聖慈特推曠蕩之恩自淳熙三年以前但于欠負官物不問是何名色凡已放若已放而未盡者一切蠲除如有違詔輒

行催理仰被受官司繳連具奏委自三省看詳將施行
官司重作行遣其被害人戶亦許徑赴登聞鼓院進狀
陳理依此施行庶幾聖恩下達民情上通可以感格和
平銷去災沴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臣伏讀聖詔有曰決遣滯獄臣謹已遵稟施行訖然臣
竊聞之易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
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法相當
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法當

具案間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慎用刑之意矣然奏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劫賊倪敏忠罪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準勅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為有足憫憐冀得蒙被恩貸而

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不留獄
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
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
從輕之人湏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當減降者
即便寬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
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
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奏狀孝
宗朝

乞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

事目詳見財賦第一段

此篇專乞依分數放免租稅外更令轉運常平兩司
多撥錢米應付軍糧準備賑濟

臣伏覩本軍今為久闕雨澤旱田旱損已依準令式具
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
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
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
糧米四千石撥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

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濟米五萬石又拖欠兩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陛下親降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臣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效今則早田什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問耆老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

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
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厚而人民猶不免
於流移殍死閭井蕭條至今未復況今民間蓄積不及
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
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先事奏聞
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他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欲
望聖慈早降睿旨許依分数放免稅租外更令轉運常
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則一郡軍民庶

幾不至大段狼狽冒犯天威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奏狀

孝宗朝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糶賑給

事目詳見財賦第一段

此篇專乞留淳熙六年殘零未起米綱及七年合起米綱並充本軍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

臣契勘南康軍受納人戶苗米計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石遞年科撥並充上供起撥而本軍官吏軍兵一歲

糧廩計當用米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無科名支撥從來只於人戶輸納苗米多收加耗高量斛面及侵支漕司科撥未盡米斛應副支遣昨於淳熙五年內奉聖旨令人戶自行把槩見青交量每斛已減斛面二斗及臣到任訪聞民間猶以所納為重又行措置減去加耗一斗所入之數既已不多然若無水旱災傷非泛支遣更以別色官錢多方糴補亦可僅免曠闕今日不幸遭此旱傷差官檢放雖未得見分數多寡然以目所見

參之傳聞其勢所收未必及三四分竊恐將來減放之後實納苗米頭數不多當此凶年所減加耗斛面又難以復行增起即本軍官兵所支糧廩委是並無指擬夫民饑猶能流移逐食軍兵既係尺籍從來仰食於官豈容一日有所欠闕臣既淺短無術可為旬月以來晝度夜思以至成疾雖已畧控危衷陳乞罷免然念州郡事勢日就危迫又有萬倍於一身者若不立告朝廷早為之所而但偷為一身之計自求安便則其上負陛下拔

擢任使之恩雖復萬死猶有餘罪故不自揆其踈賤輒
敢復具情實冒昧奏聞欲望聖慈哀憐遠方軍民遭此
旱虐凜然日有溝壑之憂特降聖旨許留淳熙六年殘
零未起米綱及七年合起米綱並充本軍軍糧及賑糶
賑給支用其賑糶米錢候將來收到別隨綱運解發庶
幾一郡生靈若軍若民皆可以保其螻蟻之微命共感
天地造化無窮之恩

奏狀

乞借上供糶米并倚閣夏稅錢帛

事目見前

此篇專乞充借上供官錢留充糴米并乞權行倚閣
夏稅錢帛以寬民窮

臣昨為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乞截留兩年上供米斛
內循狂妄伏候誅夷不謂聖恩即垂開允臣與闔郡千
里軍民鼓舞相慶仰戴天地父母再生之恩雖復捐軀
隕首誠不足以仰報萬分之一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
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復有危迫之懇須

至冒昧以聞竊見奉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縣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數不同遂不敢嚴責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奉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兌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

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趣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糶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賑糶饑民却俟糶畢收簇見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絹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饑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臣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敢冒萬死復以上聞欲望聖慈更賜哀憐許將奉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夾帶庶幾饑餓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有臣

輒將上供官錢借兌糴米之罪敢不俯伏恭俟朝典伏
乞聖慈併賜施行臣無任瞻天望聖皇恐懇切之至
奏
狀

乞撥賜苗米充軍糧支遣

事目見前

此段專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與充軍糧支遣

准尚書省劄子宣教郎權撥遣南康軍朱某奏為今歲
旱傷除接濟饑民一事常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歲

用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無窠名支撥乞將淳熙
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并今年苗米檢放外餘數乞盡行
撥賜充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奉聖旨今奉路提舉常
平司將所部州軍應管常平義倉錢米通融寬數支撥
外更許本軍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並皆盡數存留充軍
糧及賑糶等支用內糶到價錢另項椿管非奉朝廷指
揮不得擅行支使其淳熙七年分米候見得實旱傷分
數別行申取朝廷指揮本軍除已遵稟施行外今據星

子都昌建昌縣申到檢放通計八分四毫四絲所有今秋苗米管催四萬六千五百餘石除放八分四毫四絲計米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外合納米九千九十餘石竊緣奉軍一年支遣米計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政使盡蒙撥賜上項米斛其於歲計尚闕支遣若於數內更令發起即見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欲望聖慈矜憐孤遠特許盡數支撥上件放外苗米與充軍糧則一郡軍民不勝幸甚

奏狀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事件

先生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除江西提舉
然猶待次先生愛君之誠深願見上既不獲前乃奏
本職四事一請特旨蠲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
諸出粟人三以為救荒之政撫摩存養尤當謹之於
終則此奏是也四則申言白鹿賜勅額及監本經多
施行者

此篇專以早曠之後民病未療乞加恩施

臣竊見奉軍去年大旱田畝不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倚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前後丁寧勤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歲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幸不至於大段闕食又幸目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竊料不過四五十日則大麥可收又四五十日早稻相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捐瘠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以為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

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
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
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
以不深畏也今者饑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
死亡然亦類皆鳩形鵠面蕭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
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
可復其舊若遂以病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
其尚能畊墾田疇撐住門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負

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其必無全理矣竊聞
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亦皆嘗蒙聖恩矣而流殍甚
衆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帶納前科稅物者迫之也然
攷其實所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
用度之闕而姦胥猾吏得以並緣搔擾則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其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薦饑始蒙蠲放
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矣今舊逋未除新
稅將起斯人懍懍已有狼狽之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

之罪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灾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
一等人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
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
殘欠夏稅多作科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內
當此灾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
賤疎遠不當妄有陳奏實以誤膺委寄職在牧民竊於
詔令之間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

懼無以仰稱萬分是以不敢不盡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顛越之至

奏狀

乞放租稅應副軍糧

先生既守南康時旱薦饑除申請奏聞外再申省乞為敷奏

此篇專以民流未復乞加優恤

伏覩本軍今為久闕雨澤旱田旱損已依准令式具狀奏聞訖照得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

曾遭大旱伏蒙聖恩赦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綢絹共
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又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
米四千石撥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
米三萬一千七百餘石本年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
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糴米五萬石又拖
欠兩年前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
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
罹枯旱之灾又蒙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某奉職

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效今則早田什
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使幸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
早田之一二訪問耆老皆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
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
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厚而人民猶不免於流
移殍死閭井蕭條至今未復况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
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平米
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先事奏聞竊

恐將來浮殍之禍及他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除已具錄奏聞許依分數放免稅租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

南康申省
狀孝宗朝

乞倚閣夏稅

事目見前

此篇專乞以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

某昨為奉軍今年災傷至重奏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已蒙支撥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充軍糧及賑糶等支

用奉軍除已恭稟施行訖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撥具奏聞外竊見奉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寔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督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奉軍別無儲積可以賑糶不免擅行允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

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
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文省越此米價未起之
間收糴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賑糶
饑民却俟糶畢收簇見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戶所欠錢
絹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饑餓寒凍之憂日甚一
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某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
離轉死之禍除已具錄奏聞乞賜許將本軍今年人戶
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

稅帶納庶幾饑饉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

同上

乞撥兩年苗稅

事目同前

此篇乞截留米斛外更令帥漕同相度應副

某昨曾具奏及申尚書省約計本軍今秋放旱外三分
苗米一萬三千九百五十石及去年零欠綱運米五
千餘石乞賜截撥下本軍充軍糧支遣今續據管內三
縣申到檢放寔數多是全戶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

依元數必取三分苗米即恐人戶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殘欠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填納今既災傷如此亦非併督舊逋之時以此計之即某前奏所乞兩項米數正使便蒙聖恩許賜截撥然皆已難作十分指準若更未蒙哀憐則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不可以不足既旱則稅決不可以不放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但在今日欲取足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必有逃移死亡之憂欲盡放民稅則有軍

而無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二者之為利害其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闕軍食之禍淺而易見不放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縣之吏不過且救目前為應文逃責之計掩蔽災傷阻遏披訴務以餉軍不闕為先務至於民不堪命而流殍死亡皆不暇恤殊不知民既死徙間井蕭條田園蕪沒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無以復於其舊則其所失比之全放一年之稅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年歲嘗大侵流殍滿道至今

十年而流離尚有未安集者田土尚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乃或甚於彼時民尚無以為食若復責以輸納租稅將來之患必當有甚於前不知更費幾年工夫可得復似今日此尤不可不深慮者也然非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盡實檢放而無乏供之患則難知之深害未弭而目前立至之禍已不可免此某之所以不敢避僭瀆之罪復論前奏之未審者仰冀鈞慈深加憐察特賜敷奏且依所

乞截留兩項米斛外更令帥漕兩司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闔郡軍民死生而骨肉矣如蒙留念更望早賜行下以安其心某無任皇恐俟命之至

南康申省劄子

先生自淳熙己亥三月到任庚子夏四月會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嘗具奏乞蠲減星子縣稅又申泉司為三縣減科紐木炭錢歲為二十緡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却蓋暴露蔬食

踰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引咎自劾秋旱甚約苗失
收什八以上乃竭力指畫為荒政備首諭民無流移
以待賑恤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消旱灾
且頒勸分賞格因即二事推廣具奏復奏請截留綱
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
糴之禁而通訪客舟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
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既覈餓民之數乃
造歷頭牌面置簿歷印付三縣俾散給之三縣每市

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為二十五場其
闕食甚者先賑濟焉冬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闕
稅租放數稍寬民以故無流徙凡荒政涉冬皆已有
緒辛丑春正月朔始開場分選見任寄居大小使臣
等三十五員各蒞一場以轄糶濟而分委官巡察之
以識減尅乞覓之弊其鰥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
依令賑濟既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凡合糶者
皆濟半月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糶濟結

局凡活饑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焉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三

宋 滕珙 撰

荒政類下

浙東賑濟

申請前後救荒合行事件

是歲辛丑先生任滿到家秋七月以修舉荒政除直
祕閣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恩不拜誥至復辭九月
改除浙東提舉時薦饑遂即日上道仍乞奏事冬十

月堂帖報出粟人已推恩乃受前職名十一月奏事
延和殿此第三劄也

此篇歷言揀荒所合施行之急務

揀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
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
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
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縣又加裁減
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

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
違法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為蠲放就
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
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伏覩近降指揮旱傷州縣上戶賑糶止令勸諭毋得科
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安富兩得其所然竊恐官
吏被此指揮之後其間或有便文自營之人必將泛然
不以勸諭為意而上戶亦有詞說難以勸諭官司米斛

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
州縣將來勸諭者權以去年認數為約已勸諭者權據
見認之數為準多方詢訪加意考核不得比同尋常報
應空文湏管究心體訪得其寔數其實不能及數者更
與量減實可更多出者則與量添其有鹵莽減裂徒為
煩擾去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庶幾所認之
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應募獻米合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乞覓聞有至

今未推賞者近雖已蒙立法約束更乞明詔戶部先具
見今奏到以未推賞名件進呈將未推賞人日下推賞
行下諸路州縣有未申奏者限一月內並到如違許被
抑人進狀陳訴重作行遣又上戶已經去年獻助今年
所蓄想已不多若必依舊格方得推賞則恐無復及格
之人可以獻助欲乞檢會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勅
戶部勘當到點檢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申浙東
路賑濟賑糶依湖南江西米數減半紐計推賞指揮

如謂

四千石合補承信郎
今減作二十石之類

申明行下庶幾應募者衆得濟饑

民仍勒所司立定保明狀式及令逐處官司承受應募
理賞詞狀文帖並要當日行遣如將來依式奏到省部
却稱文字不圓及諸處故違程限者官員重加降責人
吏並行決配庶幾富者樂輸貧者得食實為兩便

伏覩今歲紹興府已蒙聖慈撥賜米斛十七萬石訪聞
昨來本府抄劄饑民戶口若自十一月至來年三月約
用米八十萬石方可足用其間固不能無冒濫虛數今

來本府節次刪減未知將來定作多少戶口計度但今
所有米數及糶米錢姑以元抄劄數計之不過得四分
之一況又州府見闕軍儲竊慮不免却將撥賜米斛暗
行借兌則所得糶濟米數愈見不多若州府只據見米
指定人口抄劄糶濟則所及不廣必致人戶流離餓殍
上勞聖慮又臣經由衢州見得本州旱損雖云不及紹
興府婺州兩州然其處水路淺澁冬月尤甚運載錢米
極為艱難本州雖已差官往浙西收糶然糶本至少所

得不多而所費水脚已不貲矣臣今來欲望聖慈更撥
賜豐儲倉米三十萬石應副紹興府三萬石應副衢州
如無見管米斛即計目今米價支借內帑見錢令其趁
此米價未至騰踴之間前去有米州郡收糴旋次搬載
回州其上件錢米並乞專責本司差委隣州官吏出納
州府不得干預庶免侵允之弊其已撥賜錢米亦乞令
本司選委本州通判一員同共主管不得別作支用仍
詔守臣疾速措置收糴軍糧不管誤事其婺州雖蒙撥

賜米五萬石尚恐未足賑濟却候臣親到本州相度會計別具奏聞

諸郡荒歉人戶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催理其紹興府人戶夏稅已蒙聖慈等第免閣住催惟衢婺州當來失於申奏致人戶未蒙依例推恩而戶部漕司催督州郡亦如平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縣無所從出則人戶必有受其弊者甚失聖主惻怛哀憐之意然計戶部漕司所催必是指定支遣之數有不得已者

其勢又不容直行禁止欲乞朝廷取會戶部漕司合得
諸州解發錢帛之數且於內庫支撥應副而詔戶部漕
司被災州縣所欠新舊官物且並住催直至明年蚕麥
熟後却將舊欠逐旋催理寬作料次撥還內庫決然不
至敢有欠闕其人戶名下新舊上供官物亦乞明詔州
縣未得催理其紹興府雖已有前件住催指揮竊恐州
縣奉行不虔及將今年檢放外殘零苗米催督嚴峻亦
乞聖慈更賜戒約令其寬限人戶輸納

今年旱地廣濶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臣昨受命之初訪問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印榜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如有不售者官為依價收糶自此向後必當有人興販前來但臣元榜約束本路府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見行條法各加一等

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其收糴本錢乞許行下本
路沿海州軍將今年糴過米錢及兌那諸色窠名支撥
充應庶幾不失信於客人向後易為招誘如或更蒙朝
廷量力賞格召人興販行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
名付身數十道付本司俟有上件販到米斛之人即與
書填給付蓋緣客人糶貸了畢便欲歸回元處不能等
候即與土居上戶不同

救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察然而

全在官吏遵奉施行然後民被實惠况今年薦饑公私
匱竭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戒勅本
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有違慢不
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
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差遣却選本路
官吏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暫權差
謂如治獄捕盜官
不許差出之類
仍依富弼趙抃例選差得替待闕官
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事畢具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

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蒙實利

辛丑延和奏劄三孝

朝宗

再奏講求荒政

事目同上

此篇專論檢放社倉一事為久遠之利

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搔擾下戶偶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為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

諸郡其利甚博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亦得檢
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戶隨分檢放外下二等戶盡行
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問之道傍居民
莫不稱其平允此最為法之善者而律令未有明文又
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慈詳酌特詔有司定
著為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
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并第四等戶依
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

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即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
比並隣至分數檢放庶幾貧民永遠利便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昨係乾道
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當年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
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
間本縣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
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
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

成教倉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累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强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躉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

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寔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亦公私儲蓄預備久

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
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辛丑

延和奏劄
四孝宗朝

乞撥官會度牒及賞獻助

先生既至司講求荒政復奏數事此居其首

此篇專乞撥借官會給降度牒及合催賞人

臣昨被臨遣備使浙東又蒙聖慈賜以錢會三十萬貫
以給一路賑糶賑濟自謂遭值聖恩隆厚至于如此其

勢必可以救活此道之人伏自入境以來日據紹興府會稽山陰兩縣人戶投訴抄劄漏落遂將諸縣悉行根括先據兩縣申到比舊計增二十五萬六千一百九十二口其餘諸縣尚未申到計其縣分地理之大小戶口決當數倍於此蓋緣當來諸縣抄劄不甚仔細而又涉日既久向之粗能自給者今皆闕食所以饑民之數日有增加因以此數考按本府昨來均定所得錢米撥下諸縣之數其為欠闕數目尚多遂將昨來所蒙給降會

子等錢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更留五萬準備
諸州取撥外即計逐縣大小及已得錢米多寡等第均
給計已支費十八萬餘貫而會稽山陰兩縣自占九萬
餘貫其餘準擬諸縣申到再劄人數別行均給者共不
過一萬餘貫計可得米三四千石而已事勢危迫不免
逐急於鹽司錢內借撥九萬餘貫牒紹興府措置運糴
然亦僅可得米二萬餘石而已以兩縣再劄所添計之
則此二萬二三千石之米其勢豈足以均及諸縣之人

然而兩縣所得一家不過日得一二升一口不過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僅足以苟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竊料更加旬日未論不得食者必致殍死而此得食之人亦有羸困不能以自存者矣又況當來計料糶濟止到三月十五日便行住罷已不能給而麥熟猶在四月麥之熟否姑置未論止許住罷至麥熟猶有半月餘日無以接濟夫以紹興一郡之饑自臣未到已蒙撥賜米十四萬石錢九萬貫至臣有請又蒙聖恩如此其厚

而臣智術淺短不能變通其所施為止於如此竊恐攷之於今則徒有賑救之名而無賑救之實要之於後則既已養之數月之久而不免弃之旬日之間徒費陛下軍國之儲數十大萬而不足以稱陛下救民水火之心固臣之無狀死不償責至于減米增賞雖已得旨通行而去年獻助之人至今未蒙推賞度牒換米雖已得旨給降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當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皆未間有應募者則此竊恐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

衆廣大無窮之心或格於有司拘攣纖嗇之議而不得
以下究也臣已與帥臣王希呂同狀奏聞欲望聖慈更
賜憐憫再行借撥會子三十萬貫及今糴米五六萬石
通融接續措畫糴濟而復於此詳具其所以然者以聞
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賞人則乞特詔有司直與推賞
給降詔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喚上當廳祇受不須更令
官司保明徒為文具其度牒亦乞裁減半價只作百五
十石仍再給降三百本付紹興府令臣與王希呂同共

掌管交到米斛即與書填則人必樂從應募者衆凡此三者儻蒙施行庶幾此郡饑民逐家一日各添得米一二升逐口一日各添得米二三合而逐縣續有劄到漏落戶口及流移歸業之人亦得以漸次收拾不至饑死既有以卒究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而草野愚臣亦得以憑藉威靈不負饑民之命千萬幸甚

論救荒合行事宜

事目同上

此篇專論民食匱乏乞撥賜拯護

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揅恤到官日夕攷究求所以上
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為最熟
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饑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
覩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
急事躰宜先奏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號為稍熟然
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嵎縣旱及

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至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饑莩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

等人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
兼自秋來賣田拆屋砍伐桑柘鬻妻子貨耕牛無所不
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得受為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
貸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
蝦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齒饑困
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携
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羣見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
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然正緣紹興地狹

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隣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失蚕麥些小積穀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猶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今以空虛之郡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十分之人而戶口甚多所闕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大夫老者既如此復約壘

田收租之數以証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為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抄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其山陰會稽丁口半增諸暨嵯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絕長補短兩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民約湏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四十萬計稔歲所歛四百

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收之米約計三百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千餘石并前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

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僅能口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一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當為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

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揅護之切撥
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
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
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柰何處之而熟視其饑餓
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叙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
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下哀憐則幸甚

浙東奏狀

孝宗朝

乞住催紹興苗稅

事目同上

此篇以便行起催有追呼之擾乞與展限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水旱相仍田禾損傷人民饑餓
幸賴聖恩給賜錢米廣行賑救以至今日二麥既已成
熟民之幸免於死亡者亦稍蘓息全藉官司存恤休養
方可安業今不住據屬縣第四等五等人戶列狀陳稱
灾傷之餘生理未復竊恐和買役錢夏稅綿絹準例起
催乞特與具奏放免一年臣照得人戶夏稅綿絹係是

朝廷常賦難以放免外惟是起催省限在五月十五日
竊見下戶今春乏食養蚕甚少二麥雖熟亦只得供給
口食尚恐將來青黃未接尚有闕食之患所有稻田又
方蒙聖恩借給秧種始得布種向去早禾成熟尚遠若
或依限便行起催竊慮細民未有可以送納不免追呼
之擾却致逃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紹興府最荒蕭
山諸暨嵊縣會稽山陰五縣第四等五等戶合納今年
夏稅和買役錢與展限兩月起催庶幾新穀成熟之時

可以送納所有上三等入戶自從常年條限催理如蒙
開允從臣所乞則上既不虧縣官經常之費下可少安
饑餓羸困之人誠為兩便

浙東奏狀
孝宗朝

乞住催積年舊欠

事目同前

此篇專以饑荒之餘宜加優恤

臣伏覩四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紹興府蕭山諸暨會稽山陰嵯縣五縣并嚴州諸縣各為去年水旱最甚可

將第四等五等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並特與展限兩月起催內有願依條限送納之人聽從其便仰見陛下愛育黎元天地父母之意臣竊恐州縣奉行不虔仰稽睿澤即已鏤板多印小榜散在紹興府五縣曉示去訖臣訪聞本路被傷州縣知通令佐多有只見蠶麥稍熟便謂民力已蘇遽於此時催理積年舊欠上下相乘轉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脫於溝壑之憂而一旦便罹追呼決捷囚繫之苦甚可哀痛况今疫氣盛行十室

九病呻吟痛泣之聲所不忍聞豈堪官吏更加殘擾臣
雖已行下諸州及通判約束外尚慮未能禁戢欲望聖
慈特降指揮令被災至重州縣如紹興府衢婺州且據
今年合納官物照應三限條法勸諭人戶及時送納其
積年舊欠直候秋冬收成之後逐料帶催庶幾饑餓餘
民得以存活其溫台等州去年災傷雖不至甚然亦不
為樂歲并乞同此指揮戒飭官吏不得意外生事妄有
搔擾則一路之民咸被德澤不勝幸甚

浙東奏狀
孝宗朝

繳回督責賦稅指揮

先生講求荒政未畢朝省忽有督責合納苗稅指揮
難以奉行因上狀申省

此篇專論朝旨督責二字之失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諸郡去歲委實旱傷去
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郡以寬恤
為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
本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

行督責須管日下起發如仍前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官職位姓名申尚書省所準前項省劄某共惟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飭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攷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詿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來旱傷檢放倚閣民間固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閣之數亦止合且令勸諭寬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慮有傷治躰某雖愚陋

然實不敢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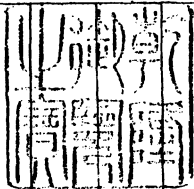
浙東申
省狀

先生自壬寅至司所募海商米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規畫纖息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按厯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撫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厯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婺有富民以貲得

官閥不糴一粒奏鐫其官屬吏不卹荒政者奏罷其
任夏詔捕蝗奉行甚嚴社倉之法亦遂頒下台婆有
應時為之者奏免台州丁錢條具差役利害又乞倣
福建下四州產鹽法於本路沿海四州行之倣處州
萬戶酒法改諸郡酒場為之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
者憂深慮遠莫不規為經久之計焉八月以賑濟有
勞進職三等直徽猷閣尋改除江西提刑以按唐仲
友故力辭不欲奪其新任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復辭

惟受職名癸卯正月上覽奏知不可強起詔差主管

台州崇道觀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錄監生臣陳山琨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四

和買類

乞除浙東和買絹數

是年秋八月改除先生浙東提舉冬十一月奏事延
和殿凡七事此居其五

此段專乞到官與帥臣監司相度定數從來年夏料

宋 滕珙 撰

為始以革舊弊

臣竊見浙東路和買絹萬數浩瀚而紹興府獨當其半舊例自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人戶均敷人戶苦於輸納多立詭戶隱寄物力以避均敷是致見納人戶所敷愈重其間又有不該敷納田地之數官司不為除豁其弊非一前後臣僚申請並蒙聖慈施行而一時有司不能奉承德意牽於衆說未有定論臣已得之傳聞未知其間微細曲折不敢輒有陳請然聞一郡之人無不

以此為病猥蒙任使不敢坐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許
臣到官與本路帥臣監司同共相度限來年二月內要
見定論申奏取旨從來年夏料為始革去舊弊庶幾饑
餓餘民得安生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澤不勝幸

甚

辛丑延和奏
劄五孝宗朝

乞減紹興和買四條

先生既至司講求荒政外又奏和買畫一四條

此篇一欲先裁減歲額二欲以貫頭均紐三欲將高

下等第均敷四欲減免下戶丁錢

臣聞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徇虛名臣等竊蒙聖恩備數東浙竊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巧詐之徒奸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徃徃過為國家顧惜小費不比流俗苟徇虛名是以因循終莫能革臣等不肖誠不足仰窺聖德之萬分然真有以知陛下愛民之心燭理之明於此必有所不屑者是以敢昧萬死而一言之伏惟陛下留神財擇臣等

契勘浙東七州除温州無和買外其餘六州共管和買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匹二丈二尺紹興一州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諸州一半以上緣此重困人不能堪所以子戶詭名巧為奸弊雖有重法終不能禁且如會稽一縣經界之初舊例雖是物力三十八貫一百以上起科和買然以通數計之實及四十七貫方滿一匹今亦自三十八貫五百起科以通數計之乃自十八貫六百單一文已科一匹則是向來科納

一匹者今增為二匹半矣官之所入不加贏田之在民不加損止緣人苦其重避免者多以故奸偽日滋以至此極向來官吏之有意於民者莫不知有此弊亦未嘗不為之惻然動心評議措畫亦既多端而利害相形終無定說如欲首併詭戶則懼其告訐成風徒敗風俗而暫併復分終不能禁欲以畝頭均紐則縱舍游末重困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為允欲科有產無丁之戶則彼能立詭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籍者

反受其弊如欲減退物力等則或作鼠尾推排則彼昔者既能析而為三十八貫五百以下之戶矣今豈不能再析而為若干錢以下之戶乎故嘗參酌前後衆人之論而折衷之獨有通計家活浮財物力貫頭均紐之說稍為無弊雖第五等戶昔無今有者未免有言然於其間真偽亦復相半若真貧民輸一戶之和買不過丈尺彼自不較惟是子戶詭名之奸頗輸數戶積計甚多故尤不以為便而必爭之其人又足以挾下戶唱浮論以

搖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復措其說此
和買之議所以汹汹累年而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
之損也然竊嘗深究其受病之源則無他焉直以元額
之太重而已故今臣等相與熟議輒陳此說欲望聖慈
先發德音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數之說以定其制
惟慮所數第五等戶之中真下戶者或受其弊則請參
用高下等第均數及減免下戶丁錢之稅以優恤之但
使真下戶者審知此法之行不為厲已而無他辭則彼

奸民之浮論亦可以置而不問矣謹畫一條具如左

所謂先裁減歲額者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見錢後納紬絹民間實賴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吏復私於會稽故此郡縣所拋獨多其後請本之數遂為歲額而錢不復支絹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著之科遂反為一州無窮之害故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光堯壽聖憲天躋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登極赦書有曰和預買法本支實

價訪聞官司立價甚低或高擡他物價直準折或以無實虛券充數甚者直至受納未支奉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於星火今年上供之類欲依祖宗法其和預買有前項違戾守令并轉運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限後一月內具有無違戾間奏不以實聞與同罪仰味大哉之言則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聖慮之深固已及於此矣而兩聖相承於今五十餘年迫以軍國之須所資至廣卒未能有以仰稱睿謨

預支實價以復祖宗之舊者臣等竊思其次獨有擇其甚處如紹興府者有以少解其倒垂之急為庶幾焉爾然今欲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奸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當日請本之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膂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而寘之懷袖亦必無益於事矣故今臣等於此首陳減額之說而議者顧以為有虧經費無所從補徒然奏陳必不聽許則臣等雖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觀陛下愛育黎元如親

父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頃年四川之虛額饒州之
金徽州之絹汀州之銀青陽星子之稅放免蠲除不可
勝計而連年水旱施舍貸給何啻數十巨萬何獨於此
知其為害之甚而不出捐數萬匹者以紓之乎又况近
者已蒙聖恩減免天慶攢陵等處和買二千餘匹固以
漸示救患除弊之端矣然通而計之戶所減每匹纔
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煎鹽埗江放生四色所放尚未除
免則臣等所以望於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也臣等竊

見浙西和買最重去處無如臨安府者而其數纔及八萬餘匹欲望聖慈將紹興府且依此例為額而蠲其餘數至於版曹經費或有所闕則乞量撥內帑之蓄以補其數蓋如本路坊場課利出剩錢數歲輸內帑者至若千萬貫皆是近歲曹詠創置窠名即非舊法所當供者如此之類儻捐一二歸之版曹還以補填本路上供蠲減之數則聖澤下流人知德意舊弊庶乎其可革矣所謂貫頭均紐之說為無弊者蓋今和買之重人悉規

避詭為下戶長姦滋弊莫可闔防如經界之初會稽一縣凡為物力錢一百二十六萬餘貫而四等以上科納和買者當一百一十萬餘貫今來四十年所謂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錢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貫六百文而轉入五等者乃至七十二萬五百餘貫皆緣和買之重姦猾之民爭為子戶詭名以避均數而其淳謹畏法不敢為者顧乃為之代受所免之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從來為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詭戶

之禁往往隨併隨分終莫能革今若蒙恩先次痛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數自物力一文以上並紐寸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奸弊無所從出矣若猶以真實下戶創科為慮則所謂高下等第科數以及減免下戶身丁之說臣等請得而備陳之

所謂高下等第均數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却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乃是頓增若使頓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

則固不足恤第其間却有真實下戶不能無咨怨者故
今復為此法以優恤之如第一等物力四十貫當科和
買一匹則第二等四十五貫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於
五等則戶愈卑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庶幾下戶所增
不多不至反有重困

所謂減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丁者多是真
實下戶無丁者多是子戶詭名今若將第五等戶所納
丁錢特與除放則真實下戶雖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

物其乘除之間亦略足以相補矣

浙東奏狀
孝宗朝

再申明畝頭物力之說

所以欲改畝頭二字為物力貫百者蓋以畝頭科紐則獨有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財物力者不與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作物力貫百則有田及浮財者皆在其中

小帖

子

市糴類

乞約束場務邀阻商販

先生使浙東即散榜召募海商米舟申嚴隣路遏糴之禁靡所不至人甚便之

此段專論商賈阜通之利

臣伏覩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阜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搔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往糴而有所挾之資既糴而有所買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以邀阻納稅為苦是致客人憚於興販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仍詔有

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或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如蒙開允即乞徑下轉運司約束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稟施行庶幾商販流通民食

不匱

浙東奏狀
孝宗朝

乞禁止州郡遏糶

事目同上

此段專論稅務邀阻之擾

契勘紹興府衢婺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合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米錢二十萬貫接續濟糶緣本路兩年薦遭水旱無處收糶某今體訪得浙西州府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最為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糶及印榜遣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不體隣路饑荒之急故

行遏糴及客人應募船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習邀阻
妄作名色輒收襍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使本路饑民日
就狼狽虛被聖主撥賜賑恤之恩事屬不便今檢準淳
熙令諸穀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搬販及今年八月三
日聖旨勘會淳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兩浙江東湖
北旱傷全藉隣路豐熟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熟州郡
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旨劄付諸路帥漕各檢
坐指揮條法遍下州軍不得遏糴如敢違戾仰逐司覺

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
州縣稅場邀阻妄收稅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
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
特賜數奏早降指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剗下兩浙轉運
司令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收錢
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揮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
私搬運免致艱阻一路饑民得沾實惠

浙東申省
狀孝宗朝

經濟文衡續集卷十四